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樓

西晋三藏竺法護譯

觀品第二十四

眉間白毛相　其明踰日光　猶鵠飛空中
遠近無不見　其身如師子　超越天帝像
肩肙而廣姝　願稽首佛尊
辟肘平正而滿足　世尊之臍如水迴
髀膝蹲腸若金柱　當歸命佛而稽首
其目長好如蓮華　體着毛髮猶孔雀
心常住止在寂然　我願歸命超衆仙

其修行者何謂為觀若至閑居獨處樹下察五陰本見如審諦苦空無常非身之空色痛想行識身則本無五十五事无可貪者亦无處所於是頌曰

以行忍辱得法觀　察五陰本所從興
觀見過去来現在　分别喻説五十五

何謂五十五事是身如聚沫不可手捉是身如海不猒五欲是身如江歸於淵海起老病死是身如糞明智所捐是身如沙城疾就磨滅是身如邊

土多觀怨賊是身如鬼國無有物護是身如骨褚肉塗血澆是身如髓筋纒而立是身如窮士婬怒癡處是身

土多觀怨賊是身如鬼國無有物護

是身如骨脊肉塗血澆是身如髓筋
纏而立是身如窮士婬怒癡處是身
如曠野愚者爲惑是身如嶮道常失
善法是身如傳家百八愛所立是身
如裂器常而穿漏是身如畫瓶中滿
不淨是身如溷九孔常流是身如水
漬恙爲瑕穢是身如幻以惑愚人不識正
諦是身如蒜燒毒身心是身如朽屋敗
壞飲食是身如大舍中多蟲種是身如孔
淨穢出入是身如萎華疾至老耄是身如
車爲无常俱是身如露不經久立是身
如瘡不淨流出是身如盲不見色本
是身如宅四百四病之所居止是身
如注漏諸瑕穢衆垢所趣是身如篋
毒虵所處是身如空捲以欺小兒是
身如狂人見恐畏是身如甀瞋火常
燃是身如顛國十八結所由是身如
故殿死魅所牽是身如銅錢外見金
塗皮革所裹是身如空聚六情所居
是身如餓鬼常求飲食是身如野象
懷老病死是身如死狗常覆蓋之是
身如敵心常懷怨是身如芭蕉樹而
不堅固是身如破船六十二見爲之

所惑是身如婬蕩舍不擇善惡是身
如河閻須衆善息是身如候歲蜀

不堅固是身如破船六十二見為之
所惑是身如婬蕩舍不擇善惡是身

如朽閣傾壞善想是身如喉痹穢濁
在內是身無益中外有患是身如家
而无有主為婬怒癡所害是身無救常
遭厄敗是身無護衆病所趣是身无
歸死命所逼是身如瑟因弦有聲是
身如鼓皮木裹覆計之本空是身如
坏不有堅固是身如灰城風雨所壞
歸老病死以是五十五事觀身瑕穢
是身欺詐壞无返復不信親踈厚哀之
及捨有親踈辟如夢幻影響野馬忽
然化現若如怨家常恭敬之奉事供
給而求可意沐浴梳梳飲食衣被安
牀臥具隨所便宜牽人向窮老病死
患於是頌曰

常飲食此事　五欲令自恣　求安如親友
諦省是怨仇　無救无所護　常懷無反復
牽人至患害　入生老病死

人死已後皆當爛壞犬狩所食或有
見燒枯骨散地因无數法當觀斯身
辟如癃瘻若如箭鏃在體不拔猶若
死罪都市之處察體衆惱生在終然
有所貪著名曰為色觀身為軟所遭
安危名曰痛痒有所了知名曰為想

心念為行分別諸趣名曰為識於是

安危名曰痛痒有所了知名曰為想
心念為行分別諸趣名曰為識於是
頌曰
計之眼色主所觀　是身積致因本緣
柔軟之等以成行　以無色心察衆德
辟如江河邊有潢池衆象入中澡浴飲
水食踧池中　青蓮芙蓉萐華則復退
還其時跡現在於泥沙大小廣長有
射獦人牧牛羊者擔薪負草道路行
者見其足跡言大群象經過此地雖
不見象但覩其跡則知群象經歷是
間無想之陰痛想行識所更為軟想
行識然於是頌曰
如江河邊地　沙中有行足　以見衆遊跡
知有群象過　如是計細滑　至于法識念
多所而炤現　起滅之因緣
如是無色衆想之念皆依倚色然後
有色法辟如兩束葦相倚立於是
頌曰
無色多所倚　有色依无色　如枝者連樹
名色亦如是
其無色法無依有色分別有色則亦无
倚無色之者如先有鼓然後出聲聲
之與鼓各異不同鼓不在聲聲不在鼓
名色如是各異不合轉相依倚

倚無色之者如先有鼓然後出聲聲
之與鼓各異不同鼓不在聲聲不在鼓

名色如是各異不合轉相依倚
乃有所成其無色陰不得自在非
已力與辟如二人一人生盲一人生跛
欲詣他國盲者目冥永無所見不知
所趣跛无兩足不能遊行盲者謂跛
吾目無見有足能行而目甚冥不識
東西卿又跛摇不能行來既有眼明
見其進退行步所趣今我二人轉共
相依欲詣他國跛騎盲肩則而發去
非跛威力非盲之德色法如是非能
獨立無色亦然展轉相依於是頌曰

思惟諸法非獨成　其有色法無色然
在於世間轉相依　辟如盲跛相騎行

其名色者轉相依辟如鼓音如弓弦
箭而相恃怙不合不別万物如是從
因緣成無有力勢不得自在悉從緣
起見事乃興修行若斯而察法本知
有起滅本无所有忽自然現則復滅
没無生則生无起則起皆歸無常於
是頌曰

五陰常屬空　依倚行羸弱　因緣而合成
展轉相恃怙　起滅無有常　興衰如浮雲
身心想念法　如是悉敗壞

其修行者常以四事觀其無常一日

身心想念法 如是悉敗壞
其修行者常以四事觀其無常一曰
所生一切万物皆歸无常二曰其所
與者無有積聚三曰万物滅盡亦不
耗減四曰人物悉歸敗壞亦不盡滅
以是之故不生者生不盡者盡見諸
万物當作是察起滅存亡以斯觀者
無所不知悉能觀見靡所不了於是
頌曰
人物雖有生 不積聚不滅 亦不捨衆形
雖没而不滅 雖終相連續 皆從四因緣
觀万物如是 超越度終始
假使修行專自思念東西南北所有
万物皆歸無常擾動不安適起便滅
莫不趣空始生已来无常之事老病
死患常逐隨身作是觀者弗著三處
不樂四生無住五識其心不入凡人
所居設使更生則除三結一曰貪婬
二曰犯戒三曰狐疑則成道迹趣於
無為辟如流江會歸于海於是頌曰
觀万物動退 念之悉當過 愛欲之所縛
一切皆无常 欲得度世者 悉捨諸欲者
是名曰道迹 流下無為然
其修行者所觀如是自察其身則是
毒虵假引辟言若城失火中有留者

其修行者所觀如是自察其身則是
毒虵假引譬言若城失火中有富者
為衆導師見舍燒壞甚大愁憒心自
念言作何方計出中要物則退思之
吾有一篋中有衆寶在某屋蔵好明
月珠上妙珎物而皆盛滿價數無極
其餘无計心懐恐懼這欲前行畏火
見燒貪於寶物不顧身命突前入火
至寶蔵篋邊有蚖虵篋尒時導師既
畏盛火烟熏其目心中憒憒不自覺
知不諦省察誤取蚖篋俠之走出賊
隨其後追欲奪之這見賊追則而馳
走賊逐不置遥喚呼言如是及鄉傷
害煞汝設使捨篋便有活望假令不
捨命在不惻導師見賊逼之欲近念
失財寶又不濟命則更思之我當解
篋取中要者以著懐中置餘退去尒
乃安隠賊開篋覩唯見毒虵乃知非
寶是虵蚖耳修行如是已逮道諦見
一切形皆猶毒虵以是之故得至于
觀欲求觀者當作是察於是頌曰
辟如熾火燃　人處出要器　又俠於蚖篋
謂是珎寶物　發篋見弊惡　毒虺盛滿中
其時便即棄　尒乃知非寶　修行見如是
諦觀計本无　以解於四諦　覩身如四蚖

謂是珍寶物　發篋見弊惡　毒在盛滿中
其時便即棄　尒乃知非實　修行見如是

諦觀計本无　以解於四諦　觀身如四蚖
行是行觀諦　當思念道德　以逮得無為
除苦乃獲安　自度入脫門　免他諸瑕穢
是故分別說　觀察无常法

修行道地經學地品第二十五

勇猛於善力　面光如金華　神足超疾風
自遊所至方　身德成無極　調順能忍辱
佛樂戒定安　衆歸願稽首
行步庠序無寛塵　其德无底所願安
佛無等倫常无著　願歸命尊莫能踰
佛執巧便以為弓　以此降伏邪怨敵
除盡塵勞衆瑕垢　願歸命佛一心礼

其修行者已得道迹見諸五樂皆歸無常不能盡除所以者何用見名聲香味細滑之念於是頌曰

已得成就為道迹　愚智慧解五樂無
觀愛欲界如怯焉　心不著色續未斷

辟如梵志子淨潔自憙詣於舍後本汙其形行語金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灰土拭之以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之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

師莫以已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

爍然不能忍火之毒痛自觸其身更
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

師莫以己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
人不堪吾無所欲用手有垢不敢行
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人而身有學三
經之本及知六藝學於談語了知所
應能相万物分別其義次第章句識
於三光天文地理學六十二相知人
祿命貧富貴賤安處田宅曉百鳥
之語豫知災變覩彼他國多有怨賊
欲危此土當時日災風雨失度有變
星出美人清絳別于男女牛馬雞羊
之相豫知五穀旱澇貴賤識其星宿
進止舉動別其水旱衰耗多少占有
大水若所破壞見日月蝕出入之變
若有懷軀別其男女曉知軍法戰鬪
之事深知古今覩了五星熒惑所處
十二之時晝夜百刻能曉醫道風寒
熱病瘖瘂少小以何療之知日月道
所從由行其色所變皆為何應山崩
地動星隕之恠諸宿所屬而奉天神
古人學術皆能別之無不開通占彗
星出當討何瑞邑因不淨著吾手指
勿得傳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金
師聞之燒鉗正赤以鑷彼指年少得

熱痛不能忍擲指著口金師大笑謂

勿得倚欠當聞我言隨其指教也令
師聞之燒鉗正赤以鑷彼指年少得
熱痛不能忍樹指著口金師大笑謂
年少言卿自稱舉聰明博物探古知
今無不開通清淨无瑕於今去何持
不淨指含著口中年少報曰不遭痛
時見指不淨遠遇火毒即忘指穢道
迹如是本長夜習在愛欲暇須臾之
間離於情欲遠見好色婬意為動所
以者何諸根小制未得盡定於是
頌曰
已見色欲本所習　雖使解義至道迹
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道迹自念我身不宜習干婬欲如餘凡
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滅盡然熾習汙
露觀晝夜不捨習如是者婬怒癡動
得往來道一返還世斷勤苦原已得
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婬怒癡薄
心尚未斷因有惱患辟如男子有婦
端正面貌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
夫甚愛敬雖有是色婬鬼非人也血
肉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肉
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
疑意欲試之夜楊卧出吁聲如眠婦
謂定寐竊起出城詣於冢間夫尋逐
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餝却著一面面

疑意欲詣之衣被臥出吐聲如眼婦
謂定寐窮竊起出城詣於冢間夫尋逐

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
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焰燒眼赤如
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爪掴其肉
口齧食之夫見如是尒乃知之非人
是鬼便還其家臥於牀上婦便尋還
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
瓔珞面色端正尒乃親近假使念之
在於冢間噉死人肉心即穢猒又懷
恐怖得往還道若見外形端正殊好
婬意為動設說德露瑕穢不淨婬意
為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婬鬼形詣冢間
便噉死屍如飲食　夫尒乃知是羅剎
得往還道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
已薄其餘尠耳逮望聖諦見愛欲之
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
在情欲若如食餓著於死屍吾何方
便除婬怒癡令滅無餘得盡漏禪然
後安隱如淨居天於是頌曰
已得於往還　修行一反生　則見欲不可
習之未永斷　婬欲大雖熾　不能色其心
以作德露觀　增欲如羅剎

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
自扇慕水洗浴往來如是見婬怒癡

譬如有人在於威暑不能堪熱求扇
自扇慕水洗浴往来如是見婬怒癡
以為甚熱念求不還道於是頌曰

成二吉祥道　行来永除欲　以得無漏禪
行即梵天同　其身諸有熱　冰浴以除之
往求不還道　獲此則清涼

尒時修行作德露觀永脫色欲及諸
怒癡諦見五陰所從起滅滅盡為定
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
還道不退還世以脫愛欲无有諸尋
婬鬼之患於是頌曰

以脫愛欲疾病困　常德露觀除諸患
永離恐畏遠苦安　成不還道等第三

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覩色欲常見
不淨則知瑕穢譬如遠方有估客来
若當疲極二十九日冥無月光夜半
来到城門復閉遠至南牆下有江水
天雨之滂也解椽住邊屍死人形雜
猗象畜虵虫之屬悉在水中或沉或
浮百千万虫跳踉身中竪毛浮出城
內掃除及漏穢木悉歸此　注於是
頌曰

譬如城傍有大水　不可目察況飲者
遠方人来值門閉　衆共止住此池邊

時衆人中或有遠客初未曾至於此

譬如城傍有大水　不可目察浣飲者
遠方人来值門閉　衆共止住此池邊

時衆人中或有遠客初未曾至於此
國土不識是非疲極飢渴脫衣入洗
恣意飲食飽滿卧出於是頌曰
其人初來詣此國　入於水浴除諸熱
祭祠水神飲解渴　甚大疲極因卧寐
明日早起天向欲曉疲解覺已見於
水中便蠱不淨或有捨走閉目不視
或自覆面自覆鼻又欲强吐尒乃知
水垢穢不淨於是頌曰
已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
覩欲如瑕水
尒時脩行樂於禪定省于愛欲如彼
估客便不淨水譬如嬰兒自取屎持
年稍長大捨前所戲更樂餘事年遂
向老老捨諸樂以法自樂脩行已得
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
所樂猶小兒戲也轉更精進欲脫終
始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　在地持不淨　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脩行亦如是　求獲度三界
尒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譬如遠國有衆估人從東方來止城
外園時彼城中有一諂人多端無信

詐作飲食華香異服往詣導師前問

譬如遠國有賈客人從東方來止城
外國時彼城中有一諂人多端無信
詐作飲食華香異服往詣導師前問
起居多賀遠至道路無他飢渴日久
始乃奉面今與小食垂哀見受導師
即納又有更啓寧可入城吾有大舍
中有好殿具足細滑舍有井泉溷廁
別異諸樹行列器物備有顏色威光
枉德入城說此欺奇即捨之去於是
頌曰
有人懷諂欺 見遠衆估客 奉迎供導師
飲食降說曰 吾身有一殿 高大樂巍巍
其人無成信 詐語便捨去
尒時城中有大長者悉聞彼人詐欺
導師即自出迎謂導師言莫信彼人
居止其堂穢濁滂水在其堂後屎尿
偲露普流趣前以是之故不可止頌
有臭穢不淨 導師聞此言 則反答之曰
長者懷親念 故往詣導師 語之斯堂邊
方便燒香散華以除其穢於是頌曰
導師聞之答長者曰堂雖有臭可設
雖臭施方便 燒香散衆花
尒時長者答導師曰當復有雜諸弊
惡虫皆在其中以肉血脉而為飲食
假使飢者穿卿囊橐齧壞壯物導
師答曰吾當給之隨其所食令不穿
物於是頌曰

惡虫皆在其中以肉血脉而為飲食

假使飢偖穿卿橐裹齒壞壯物導

師答曰吾當給之隨其所食令不穿

物於是頌曰

多有弊虫處在堂　須肉血脉而為食

我能供給隨所乏　導師以此答長者

長者報導師其堂四角有四毒蚖凶

害憙諍不可近附以何方便而安此

蚖導師答曰吾能曉之施藥神呪令

無所犯於是頌曰

有四毒虺在其堂　弊惡凶害欲相危

以若干藥及神呪　能除毒蚖所懐結

於是長者復謂導師又有大難畜之

故基如是當崩壁垣傾危不可依怙

導師答曰設有此難吾不能處亦无

方便令不崩危所以者何儻有危敗

有失命之難於是頌曰

設堂久故欲崩壞　假使傾覆不可護

導師則報長者曰　有是恐懼吾不處

彼時導師見聞講堂諸難之瑕又自

目覩心即遠離不肯居之也不還如

是聞世尊教審知聖諦不樂生死終

始之患於是頌曰

已得不還離衆苦　修行則求無量安

不慕生死如毛髮　譬如導師不處堂

解喻堂者謂人身也穢濁水者謂九

瘡孔堂出不淨虫滿水者謂身中八

已得不還離衆苦　修行則求無量安
不慕生死如毛髮　譬如導師不處堂
解喻堂者謂人身也穢濁水者謂九
瘡孔常出不淨盈滿水者謂身中八
十種虫常食軀中肉血骨髓者也五
地治廬者謂供養身給以飲食其四
蚖者謂身四大地水火風堂朽故危
晝夜欲崩者謂老病死其修行者
晝夜方便欲免衆難其導師者謂不
還道修行專精聽世尊教觀於三界
皆見熾然日所察形悉歸無常不離
朽敗譬如導師見大堂危於是頌曰
謂人身四大　朽敗欲傾危　謂身有增減
蚖虵而懷毒　弊惡亘觸近　各處在四角
常遭衆苦惱　老病死窮道　城中諛諂人
以喻漏禪智　其人入貪欲　恩愛之星身
持禁戒長者　謂師無著哀　常救濟修行
使度衆苦難　譬如大估客　中有導師者
佛子服甘露　以得无著道　師為行者講
苦空非常身　諦觀於三界　擾動而不安
當求一心至　無學地諦見　无著於是
頌曰
佛愍衆生演　能濟一切苦　吾察佛諸經
歎說無學地

修行道地經無學地品第二十六

修行道地經第五卷　第十六張　榜

其王放醉象　凶害牙甚利　諸龍懷毒氣

修行道地經無學地品第二十六

其王放醉象　凶害牙甚利　諸龍懷毒氣
皆化令調伏　救護衆恐難　逮得常自在
悉以恭敬得度脫　吉祥人民皆歸命
諸天龍神奉大聖　衆聖所宗稽首
十方佛無終　吾礼及弟子

其修行者已在學地不樂終始已無所樂弗貪三界超色无色斷一切結志念根力及諸覺意見滅爲寂是謂永定觀觀如是離色無色遠戲自大

於是頌曰

已心住學地　曉了諸學意　制於生死畏
滅恐无所樂　衆患盡無餘　所見如審諦
除戲及自大　消癡亦如是

修行自念當知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捐重擔逮得已利生死則斷獲平等慧起出滯礙斷去穢草无身穿漏成聖賢意已度彼岸於是頌曰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已利
度苦常獲安　盛熱山原竭　永盡無流水
奉敬離調戲　是謂无所着

已斷五品爲人中上於是頌曰

已斷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獨除諸塵勞
如水洗衣垢　而離生死患　依度得安隱

已斷五品為人中上於是頌曰

已斷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而離生死患　依度得安隱
是謂為政士最上無塵埃

斯阿羅漢得無所著應服天衣處于神宮遊居紫殿飲食自然百種音樂常以樂之歡喜踊躍便從坐起口宣揚言今者吾身為十力子逮得是者天上世間一切衆祐其奉敬者增益天種損阿須倫於是頌曰

巍巍四德成六通　忍辱之慧求家上
順於佛教致究竟　是故講說無學地

修行道地經無學品第二十七

方便勝衆苦　永脫諸恩愛　已離生死惱
滅盡於塵勞　如日出除雲　專離諸愛冥
歸命佛聖道　无痛長安隱　已度諸入界
如人出牢獄　辟此紫磨金　在火而無損
至定泥洹寂　未曾愛於身　佛以逮甘露
吾願稽首礼

其修行者住於有餘泥洹之界畢故不造不復受身而心專一未曾放逸在諸色聲香味細滑雜一切著无復取捨窮盡苦根於是頌曰

已得度無為　永都无所欲　立於有餘地
畢故不造新　不在色聲香　諸味細滑斷

辟之若蓮花　不著于塵水　諸根為已定

[illegible]

畢故不造新　不在色聲香　諸味細滑斷
辟之若蓮花　不著于塵水　諸根爲已定
不隨諸入慾　如金不雜鐵　永與生死別
無有因緣者　佘乃長安隱　是謂閑居行
滅盡勤苦根
辟如燒鐵令其正赤以椎鍛之其上
垢除稍稍還冷不知其火熱之所湊
也修行如是設至无餘泥洹之界而
滅度者漸漸免苦是故此經名曰修
行於是頌曰
若如以椎鍛燒鐵　火焰忽出便復滅
其修行法亦如是　已得滅度不知處
辟如天雨而有泡　其泡適壞不知處
設有行者得滅度　永不可知其所湊
諸天神仙龍人民　不見度者何所至
其修行者非常空　聰明智慧得滅度
假令行者以獲斯　討于甘露莫踰是
佘乃覺了長安隱　已得滅度令無餘
其佛世尊說是喻　如椎鍛鐵火焰出
已漸向於滅度者　永不可知神所趣
已得滅度道　平等解如是　佛智慧明者
其神安不動　已濟諸瑕穢　生死自大離
獲致彼无欲　清淨湊如渕
其有奉行是道地教漸得解脫至於
無爲於是頌曰

其有奉行是道地教漸得解脫至於
無為於是頌曰
其求無為欲滅度　永離濁乱逮甘露
當講說斯修行經　從佛之教寘獲炬
其有說此經　假使有聽者　佛當示其路
常安無窮極
學如是者便得究竟修行道地心如
虛空五通自然不獲終始永若燈滅

修行道地經弟子三品修行第二十八

巍巍佛德尊　威神不可量　道法隨時化
度脫諸十方　覩見生死瑕　為現法橋梁
毀壞終始苦　嗟嘆于泥洹　分別弟子快
而順示厥行　稍稍而開導　乃至于大安
若有修行見終始患地獄之毒畜生
之惱餓鬼之苦人中憂憒天上無常
不可堪矣展轉周旋辟如車輪生老
病死飢渴寒暑恩愛之別各怨集會
愁慼之痛叵具說言從累劫來與父
母違兄弟離闊妻子之乖悌泣淚流
超于四海飲親之乳踰于五江四瀆
之流或父哭子或子哭父或兄哭弟
或弟哭兄或夫哭妻或妻哭夫顛倒
上下不可經紀種懃苦根愚癡之元
修行見然皆患厭之但欲勉斯生死
之病晝夜精進不捨道義求乞无為

二下不可經紀種勤苦根患癡之元
修行見然皆患厭之但欲勉斯生死
之病晝夜精進不捨道義求於无為
自見宿命從無量劫往反生死設積
身骨過須弥山其髓塗地可遍天下
三千世界計死若周其血流髓多於
古今天下普雨 修行自察如是之厄
千万劫說猶不可竟故棄捨家除鬚
去鬚尊精求道不慕世榮若 如明者
不貪尸形於是頌曰
修行見終始 地獄之苦惱 畜生餓鬼厄
天下世間別 生死之展轉 譬如千車輪
父子兄弟乖 妻息子離感 涕哭緣流下
起手四海水 飲親之乳湩 踰於五江河
修行故捨家 專精為道法 不慕時俗榮
如明者捨毒
修行自念我身或來不可稱限不自
覺知合會離別憂戀之痛譬如醉
不可了之狂說趣語自為審諦恩愛
之著譬如膝漆不能自濟則行精進
遠俗近道譬如有人遠遊他國賈作
求利至彼未久與大疾病死亡者衆
十不遺一死屍狼藉臭處叵言既无
良醫又无好藥可以療之其人恐怖
悔詣彼國設不來者不遭此難夙夜

良醫又无好藥可以療之其人恐怖
悔詣彼國設不來者不遭此難夙夜
反側愁不可言設我病瘳一還求國
無有還時其人逭過得一大醫飲藥鍼
炙疾稍稍愈氣力强健即反求土與
家相見自陳值厄困不可言從今以
後終不敢行不至彼土一衣一食何
所求耶唯欲自寧安知餘人也後念
若聞彼土之名戰慄惶懅不欲出舍
而守其身弟子如是見五道苦逆怒
癡病生死无息夙夜専精坐禪念道
得世尊教咨嗟泥洹毀訾終始是為
良醫飲之好藥疾則除者謂佛法經
去三毒也尸死狼藉者謂五陰六衰
悔至其國者自惟念言從累劫來周
旋生死恩愛之著猶心多端不見苦
諦習盡道諦以得道證畏苦獻身早
般泥洹不能還教固在燃熾須佛世
尊示本无一乃當進前得不退轉進
却自由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遠行賈　至於彼國遭疾疫
衆人死已十遺一　尸死狼藉无藏者
心自悔恨至其國　吾何不過值此殃
則得良醫療其疾　便還本土難復行
畏生死患亦如是　覩於五道周旋苦

則得良醫療其疾　便還本土難復行
畏生死患亦如是　覩於五道周旋苦
自責本各不覺道　終始辛苦甚憂惱
一心精進求泥洹　欲度世間諸怖驚
惡終始困猶死尸　專志而向无為城
修行恐畏或當命盡不得度脫還歸
三塗難得拔出不當懈怠計有吾我
如世凡人與三寶乖窈窈冥冥辟如
昔者有衆賈人遠行治産更歷曠野
無人之處行道疲極便眠臑臥亦不
持時弗嚴兵杖大賊卒至而无覺者
不施弓矢為賊所害中有力者便走
得脫飢困歸家更復設計求强猛伴
復順故道行賈求利每冥息寐持時行
夜嚴正弓箭賊見如是不敢前格如
之難當便自退去窈窈冥冥者謂
為癡因因癡致行而生識著名色六
入更樂痛愛受身生老病死愁憂涕
哭痛不可意行始産者謂修行也疲
極臥寐者謂不曉了非常苦空非身
也无行夜者謂不思惟深經之義也
兵杖不嚴者不遵大慈大悲之慧趣欲
自救不念衆生賊來見危者謂坐禪
思不入空淨而為五陰六衰所迷臨

四顛倒非常謂常苦謂有樂非身謂

思不入空淨而為五陰六衰所迷墮
四顛倒非常謂常苦謂有樂非身謂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第二十四丈　楊

有身空謂有實命盡生天福賜還世
不離三塗强者力走得脫歸家者謂
得羅漢也即求强伴更治産者謂至
泥洹知羅漢限不至究竟見佛受教
更發大意為菩薩也與衆為伴相隨
行者謂六度无極諸等行也兵杖嚴
正持時行夜者謂大慈大悲分別空行
不着不斷也賊退還者謂不起法忍
無罣㝵慧觀三界空不畏生死一切四
魔皆為之伏也於是頌曰

修行恐命盡　或入三惡道　不復計吾我
歸命於三寶　猶賈有賈人　遠行求財利
睡眠而卧寐　為惡賊所害　中有强健者
盡力走得脫　歸家說遺厄　今乃得安耳
以得羅漢道　乃自知為限　不能入生死
以泥洹為㝵　更合强猛伴　嚴兵時行夜
賊見不敢前　便退歸本生　在於无為界
知泥洹為限　則發菩薩意　行大慈大悲
分別深空行　不着无所斷　周旋度生死
无有三界難

修行奉法入四等心无大慈悲譬如
小龍能雨一縣而不周遍雖為人民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第二十五丈　楊

潤不足言羅漢行道四等如是若如

小龍能雨一縣而不周遍雖為人民
潤不足言羅漢行道四等如是若如
海龍普雨天下无所不潤菩薩大人
大慈大悲普及衆生无所不濟佛天
中天見心如是便為現限莫踰泥洹
稍稍進之至于大道知本迷惑踰有
一人而有三子父少小養至令長大
衣食醫藥未曾令之父轉年長氣力
衰微謂諸子言汝輩不孝生長活汝
使成為人吾既年老不欲供養報乳
育恩反於我身求財衣食何緣尒乎
當告縣官治殺汝等子聞父教即懷
恐怖歸命於父我輩凡弟愚癡所致
不識義理不顧父母恩養之德愛重
望深不自察非今聞嚴教即當奉命
遵修孝道超凡他人夙夜匪懈无辱
我先時彼諸子各行治生入海採珎
得諸七寶供給父母至孝巍巍唯念
二親不自顧身獲大光珠名曰照明
即往奉父父見明珠頭白更黒齒落
更生為大長者遠近歸仰是謂父慈
子則為孝也為弟子行无有大慈父
有三子者謂心意識也養長子者謂
婬怒癡者於三界也衣食之者謂五
蔭六衰十二緣縛也子長續求供養
昔習者請火不知厭足也又恐欲旨

有三子者謂心意識也養長子者謂
婬怒癡者於三界也衣食之者謂五
蔭六衰十二緣縛也子長續求供養
者謂諸情欲不知厭足也父恐欲詣
縣官告者謂覺非常欲斷六入子受
其教奉行孝道者謂歸命佛三子更孝
順者布施奉試智慧之无也入海得
七寶者至七覺意成羅漢道也遂至
孝者知弟子限至泥洹界更發大意為
菩薩道得照明珠父更少者現在思意
見十方佛无所畏導也於是頌曰

昔者有一人　而生有三子　養育令長大
故求父衣食　父告於三子　吾又年老𢤱
汝當供養父　既大索吾力　告言汝向官
梓䇿以吾毒　子聞父之命　則奉行孝道
入海求七寶　供養于尊父　又得照明珠
父則更年少　三子心意識　情欲不知足
父呵更孝順　謂施試道慧　適於七覺意
成羅漢泥洹　受佛大深教　更發菩薩心
道德甚巍巍　觀見十方佛　不㝵四大身
猶空无所拘

譬如昔者而有一鼈從海出遊至於
岸邊有一大狐追之欲危其命鼈覺
狐來藏頭四足覆於甲下狐住待之
設出頭足我當摶食鼈急不動狐極
捨去鼈還詣於大神龍王說其本末
求為龍王身乃无所畏張剋五蔭不

狐來截頭四足覆於甲下狐住待之
設出頭足我當搏食鼈急不動狐極

捨去鼈還詣於大神龍王說其本末
求為龍王身乃无所畏能制五蔭不
為魔嬈得泥洹道得為龍者入菩薩
道不畏四魔救濟衆生於是頌曰
如鼈縮頭足　不畏羅漢然　得飛為龍神
菩薩亦如是
譬如有人遠行求財涉於寒暑謂得
大利或遇剽賊亡失其業又有明人
自於本土造方便計利入无量供給
四方積功累德計无常苦行空非身
觀外万物成敗之事或得禪定成羅
漢道更從發意求為菩薩或有達者
知四大空无有內外行大慈悲加哀
十方雖有所度為无所度道无遠近
解慧為上得平等覺无去來今若如
虛空於是頌曰
如人遠賈作　弟子亦如是　積功觀惡露
察万物非常　菩薩如明人　求利不遠遊
无生死泥洹　得成平等覺
其修行者恐畏生死惡三界難畏苦
厭身不了本无趣欲越患不念衆生
譬如單孃諸羸劣人唯欲自救不濟
危厄有此心者佛則為說除三毒之

惱泥洹為快離冥就明譬如導師將
大賈人遠涉道路於大曠野斷无水

危厄有此心者佛則為說除三毒之
惱泥洹為快離冥就明辟如導師將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二十八丈　楷
大賈人遠涉道路於大曠野斷无水
草賈人呼嗟謂塗脩脩安能所至永
為窮矣時彼導師聰明博學亦有道
術知於賈人心之所念猒患涉路則
於中道化作一國城邑人民土地豊
樂五穀平賤賈人大喜轉共義言一
何快乎本謂弥久何時脫難到于人
間適有此念便至此城當復何懼時
衆賈人便住彼土快相娛樂飲食自
恣從意休息如欲猒之城郭則沒不
見國土賈人皆怪何故如此也導師
荅曰卿等患猒謂道懸曠永无達矣
吾故化城國土人民使得休息見汝
猒之故則沒之佛言如是弟子之行
畏終始苦謂生死恐懼三界患早欲
滅度故為示之羅漢易得誘進使前
度於生死而盡三塗得无為道自以
為達成就具足臨滅度時佛則住前
現于大道是未為通發无上正真之
道也得无所從生法忍至一切智乃
為達耳辟如有國遭於三厄何等為三
一曰盜賊二曰穀貴三曰疾病衆人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二十九丈　楷
流散走到他國久後國安或有往還
者或有恐怖三難之患永不可反佛

為違所辟如有國遭於三厄何等為三
一曰盜賊二曰穀貴三曰疾病衆人
流散走到他國久後國安或有往還
者或有恐怖三難之患永不可反佛
言國者謂三界也遭三厄者謂三毒
垢也捨詣他國謂羅漢也國安還者
謂菩薩以得无所從生法忍一切深
慧還入三世度一切也遭於三厄而
不還者羅漢以得无為懼三難處
而不能還度脫衆生也於是頌曰
辟如衆賈人　行於大曠野　疲極恐不達
導師化城郭　衆人住休息　安止有日月
知其心猒以　便沒不復現　佛世尊如是
見畏生死難　便為現无為　使度三界苦
臨般泥洹時　為示大道化　令還无從生
廣濟於一切　又辟如大國　卒遭三厄患
各散詣他國　國安還不還　畏生死之難
是謂為弟子　還國不以恐　菩薩化十方
擁慧方便化　各令得其所　辟如大船師
往反无休息　佛世尊如是　法身來往反
周旋於一切　如日光普現

緣覺品第二十九

其從緣覺而不自了既發无上正真
道不與善友而受真法專自反行假
使奉教六度无極而皆有想欲得尊
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威神尊重不
了善權佛現色身反謂有身便墮緣

道不與善友所受眞法尊自反行僞
使奉教六度无掫而皆有想欲得尊
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威神尊重不
了善權佛現色身反謂有身便墮緣
覺如有男子欲見大海遊到陂池及
泉江河於彼求寶而獲水精小明月
珠自以還得金剛尊炎從善薩心而
還退者不曉如來无出入法空而无
形道无三世去來今也而謂見空以
為定矣而不了知過空之行這度三
界不能進前上不及佛復踰弟子中
道而止辟如有人欲見天帝而覩邊
王則謂是帝欲學正覺意有齊限不
解深慧還墮緣覺亦如是也若有斯
心佛便尊示緣覺之法辟如長者年
又老掫其子衆多有大殿舍柱久故
腐中心火興諸子放逸淫於五樂不
覺此災火時念言此舍久故柱心火
燃轉恐柱摧壞殿鎖之當奈之何欲
作方便誘化使出令免火難父則於
外作諸伎樂便人呼諸子各當賜汝
象馬車乘摩尼之珠諸子遥聞妓樂
之聲又被父命悉馳出舍往詣父所
父則各賜諸子寶車好乘等而不偏
諸子白曰向者尊父呼我等出各賜

異珎今者何故所賜一等長者告曰

父則各賜諸子寶車好乘等而不偏
諸子白曰向者尊父呼我等出各賜
㝡珎今者何故所賜一等長者告曰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三十五 樓
吾殿久故柱中心腐而內生火吾恐
柱摧鎮毀汝等故作妓樂呼汝輩出
吾心乃安皆是我子等愛念之故悉
与之珎寶車乘佛言其故殿舍謂三
界也柱腐欲壞者謂三毒之患周旋
生死柱內火燃謂衆想念也尊者謂
如來也諸子放逸謂著三界欲也作
伎樂者謂佛說罪福呼諸子出各賜
與者現三道教也諸子悉出父等與
寶者為現大乘无有三道臨滅度時
乃了之耳於是頌曰
譬如耆長者 諸子甚衆多 五樂自迷惑 著在故殿舍
柱腐而欲壞 中心而生火 父恐殿舍崩 鎮毀其諸子
因作衆伎樂 出子等賞賜 佛世尊如是 從緣覺意成
臨滅度之時 則佛住其前 為現一法教 大乘等无異
修行發意欲求大道不了本无著佛
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人中之尊辟
如有人聞四方帝号轉輪王主四天
下而有七寶諸子千人力皆勇猛城
廣且長東西四百有八十里南北二百
八十里中有大殿方四十里四寶床
坐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快樂无極伎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三十六 樓
樂之音有十二部夫人采女八万四千
諸國治王八万四千象馬車乘其數

坐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快樂无極夜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三三丈　樓

樂之音有十二部夫人采女八万四千
諸國治王八万四千為馬車乘其數
亦然王有四德何謂四德長者梵志
凡庶小民皆敬聖帝如子奉父王愛
念之猶母哀子王所教化則受奉行
遠近歸命如人仰天依地得活復有
四德无寒无熱初不飢渴生未曾病
本枯所致其人聞之欲往見帝慕其
聖教便發進行於道疲勞見一異道
則順入中觀一大城人民熾盛樹木
流水樂不可言謂是城郭為聖帝邦
便止其土又斯辯樂見神之處其人
不覺也時有天王名曰休息即觀其
人為解說之此非聖帝處是鬼神國
也轉輪聖王威德巍巍尒乃欣然親
近奉從若有發意學菩薩道不了深
義不分別空世間无佛出入閑居處於
樹下觀察万物非常皆空身不久存
解本无以得緣覺自以為城臨般泥洹
佛在前住為現大法深妙之教十二因
緣本无有根也曉本末空无去來今
大慈大悲不見三界无泥洹想乃成
正真度脫一切也於是頌曰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三三丈　樓

譬如有人求聖王　及見一城謂是邦
者小國王意導論　在中娛樂謂入通

正真度脫一切也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求聖王　及見一城謂是邪
諸小國王億轉輪　在中娛樂謂大通
休息天王往見之　則為解說此現土
非為大帝轉輪聖　尒乃驚怖自知非
便發往詣大帝邦　見威神德太巍巍
吾寘不解久迷惑　則奉聖王常侍從
欲學大道不了了　還隨緣覺亦如是
然後受佛深微行　乃至无上正真道
光光佛威耀　其德濟衆生　慧如一切
除毒之名稱　永脫生死苦　道因智慧成
清淨如日光　徹照三界冥

菩薩品第三十

其脩行者因自思惟人在生死譬如車輪反覆上下而不離地終始若斯往反之患不離三界皆是本癡不了本无謂有四大猗之為諦譬如有人見師幻化而謂是人不知化成愚人如是貪著吾我計有身命不曉其體地水火風譬如有人遠出欲遊行詣他國素聞道難常懷懼心畏於盜賊四向望候遙見諸塢衆石草木謂有大賊數千百騎當奈之何各走馳散不知所奏中有導師呼語衆人勿得便捨至劇難處而无水漿或值窮厄不

取數千百歲當奈之何奈之與背亡

知所奏中有導師號語衆人勿得便

捨至劇難處而无水漿或值窮厄不

濟身命或困之極尒乃来還往反既

久加復疲勞悲失財物當何依怙偶

匱飢涷反當求恃而從豪富歸命舉

假且自安心共相率化遣人探候設

無賊者徑可進前假使有来堅志共

戰當令走懷所以者何一人欲死十

人不當十人欲死百人不當百人欲

死千人不當千人欲死万人不當万

人欲死天下縱橫衆人受教不復馳

散皆住嚴侍遣人探竊唯見草木瓦

石之屬永无盜賊衆人欣豫尒乃進

前皆謂導師天下无雙智慧明達誠

非世有舉動進止輙從其命不敢違

失菩薩大人修行如是為一切導解

三界空一切如化五陰猶幻不惡生

死而滅其身開化十方為示正路蹊

嘆菩薩深遠无侶周遊三界度脫生

死弟子既小志常懷懼趣欲滅身不

及一切又不究竟當復還退從發意

始明人曰此闇菩薩教皆發无上正

真道意也於是頌曰

菩薩大士為修行　了一切空身如化

因緣合成得是體　坐心不正追逐耶

[illegible]

菩薩大士為作　了一切空身如似

因縁合成得是體　坐心不正追逐耶

辟如賈人遠遊行　遥見樹木謂是賊

心各懷懅而馳散　導師解之心乃安

菩薩如是解本元　為一切師廣説法

示弟子等大道深　如日光出无浮雲

菩薩學道稍稍漸前至无極慧曰六度無極分別空行積功累德无數劫乃得佛道辟如有人少小士進始為困貧轉得大富求為丞尉遂成令長進二千石稍到州牧四征公卿大臣轉至帝王轉輪聖王天帝梵天尊為菩薩道次第學者亦辟如是稍稍發意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縛制六情除去三毒陰衰之蓋向空无想不願之法至不退轉近成具事一生補處猶如磨鏡洗治平鑛稍稍令細遂復發明稍稍習行六度无極積功累德不可計劫自致得佛開度十方於是頌曰

如人少士進　至尉及令長　二千石州牧

四征至公卿　大王升轉輪　日月天帝釋

菩薩亦如是　稍稍積功德　奉六度无極

行是得至佛　開化十方人　悉令至大安

行是得至佛 開化十方人 悉令至大安
菩薩學定專精一心 稍去衆垢進化
其志譬如有人欲行入海日月行前而
往不退雖遭飢寒未曾動移不計遠
近懃勞之厄行不休息遂至海邊合
人上船入海採寶雖知三難不以為
懟到大龍王所居之宮從求如意上
妙明珠欲給窮乏龍王與之言施一切
勿得愛惜衆人蒙光而不耗滅其人
得珠蒙恩忽還以至一國无不得安
菩薩如是尊心行道欲濟衆生慈悲
喜護一心念佛其所在方專精向之
未曾解癈七日十日三月 一載不為
俗想一心向佛并化衆生乘摩訶衍
无極之教見十方佛受教得定三昧
不動為一切諭譬如從龍王得如意
珠廣及衆人譬如有人而聞天上有
好玉女端政姝好意欲往見无有神
足夙夜思想臥起不忘積有年歲未
曾他念便於夢中得往見之坐起進
止菩薩如是一心思惟向某方佛積
年不息得三昧定行不偽懈累劫不
廢自致得佛菩薩行道大慈大悲哀
加一切昔有一人其目不明不見日
光心中憂邑雖有日明我眼盲冥不

加一切昔有一人其目不明不見日
光心中憂邑雖有日明我眼冥不
能觀之當奈之何求得神師飲之甘
露內病即除其眼精徹得觀日光察
八方上下及諸人民初發大意六入
五陰三毒未除不能得見十方諸佛
從成就菩薩受法深教行四等心解
三界空便得三昧見十方佛從定意
起救濟衆生辟如珎寶著水精上如
以其器受於流離流離之色令器同
像菩薩如是一心念佛无有他志即
得定意見十方佛因佛威神本德所
致見佛世尊於是頌曰
辟如有人行入海　未曾懈廢乃至耳
合人乘船至龍王　從求大寶如意珠
以施一切莫不蒙　菩薩如是行四恩
大慈大悲行大道　一心精進三昧門
如人聞天有玉女　夙夜思想夢得見
菩薩如是等精進　見十方佛无不遍
又如目冥思日光　良醫治之眼即明
菩薩如是專向佛　未曾休息不退轉
如以珎寶著水精　展相光耀无不照
菩薩如是三昧定　從佛受教遍教化
菩薩積功累德欲度一切視之如父
視之如母視之如子視之如身等而无

菩薩積功累德欲度一切視之如父
視之如母視之如子視之如身等而无
異為五道人懃苦无量不以為劇雖
歷五道生死之患地獄之苦餓鬼之毒
畜生之惱天上世間終始之厄心不迴
動行大慈悲四恩无康救濟十方勉
衆想念辟如彼月初生之時若小羊
角日日稍大遂至成滿光明普照衆
星獨耀次第學道為菩薩法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徑无數劫懃
苦之行身心相應言行相副念十方
人若如父母无有親疏辟如種樹稍
稍生牙後生莖節枝葉華實漸行
如是從初發意便喜向佛以獲悅心
休息惡道成就六度无極之法入善方
便不起法忍一切佛慧則轉法輪示
現滅度分布大法後生蒙恩猶如有
人欲立大屋先平其地漸興根基稍
累其牆令至高大以林木覆梁柱窂
堅以瓦瓦之塗治仰泥作悉成了而洒灑
之帛辟赤柱嚴然巍巍然後請會親
族門室善友鄉黨无不周遍飲食作
樂无不歡喜菩薩如是積行无量不
以懃苦而有厭懈觀彼衆生展轉五

道終始周旋如磨不足發大慈悲无盖
之慧欲救一切猶若如空无所不覆道
德以成現處三界示於色身卅二相八
十種好令衆見悅為十方人而師子吼
一切聞聲莫不歸伏各從本心成三乘
於是頌曰
初發意菩薩　慈念諸十方　如父母子身
等心无希望　漸漸發行迹　如樹牙至莖
枝葉節花實　種者功不唐　菩薩亦如是
稍稍奉行道　功德以成滿　平等最吉祥
猶若起大屋　平地始基墻　累之令高大
覆蓋正負方　請會親鄉黨　飲食作樂倡
菩薩救衆生　度脫以道光
何謂超行道發道意至不退轉无所從
生具足成就至阿惟顏俱行菩薩何緣
獨尒解三界空五陰无處四諦无根緣
想而生十二之因以癡為无觀察癡无
亦无處所有所著求則名之癡慧者了
无辟如幻師還觀化人不見有人菩薩
如是省三處空猶如野馬夢幻芭蕉
深山之響但可有名而不可見音者有
一人自於夢中見有國中多人民王大
嚴急群臣奉事不敢失意五穀平賤
衣被綵色倡伎娛樂其人覩之欣然為

嚴急群臣牽事不敬失意五穀枰賤
衣被綵色倡伎娛樂其人覩之欣然為
歡往見國王王使立之為大臣賜与官職
僕從田宅七寳踊躍无量又自見身後
入地獄餓鬼之中化為驢身在輩中鳴
忽然上天七寳宮殿玉女相娛從夢便
覺不覩所獲則自解了五道如夢一切
本无而不可得分別此慧則不退轉至
无處所擁慧具足明學大道觀心如幻
五陰六入若如群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
五道所有皆如彼人所夢覺也見无所
見亦无夢想是謂超越至无極慧不緣
次第於是頌曰

人身及五蔭　觀之无處所　四諦十二緣
一切悉如化　如其夜夢見　一國大快樂
為王作大臣　伎樂而豪富　入地獄餓鬼
為驢輩中鳴　天上七寳殿　相娛寤不見
慧者觀三界　五蔭悉如夢　以了无處所
還得不起忍　道法无遠近　猶空无所處
心空解本无　忽如日火光　當尒時之慧
无得无所失　道无去来今　覺乃本无一

何謂超行人本一故用不解之便起吾
我這著便縛以縛求脫不著无縛何
善求脫辟如五事而住虛空雲霧塵

脩行道地經[illegible]

烟灰不能為彼虛空作垢心本如空五

我這着復纏以縛求脫不着无縛何
善求脫辟如五事而住虛空雲霧塵
烟灰不能為彼虗空作垢心本如空五
蔭之毒喻如五事不蔽心本曉了无
形慧无罣导入深法恐不以次弟辟如
有人曾為凡人家既困乏行詣佛所遂
檀越貪發一好心 我身宿罪不能布
施今得貧厄衣不蔽形食不充口又不
作福因佛求食我設有財廣施供佛
及諸聖衆給足窮之
尒時世尊及與聖衆各自罷去乞士
自責吾本薄祐不能興德獲斯困匱
思惟是以卧蔭樹下日以晷中餘蔭皆
移所卧樹下其影不轉軆諸垢殄悉為
除去自然有威時國王崩當得賢人以
為君主募一國中无不周遍獨見乞士
有超異德樹蔭覆之若如大蓋往啓
群臣詠其威德人民咸喜嚴駕奉迎
立為國王以得帝王普興德化供佛衆
聖人在生死五道之苦五蔭六入十二
因緣聞佛深法本无之慧大慈大悲
加於一切雖欲度人不見有人度无所
度不見吾我三界如響一切无求等猶
虗空則超入慧不退轉法无所從生阿
惟顔事名之有得亦无所獲辟如日出
衆冥皆索還成平等无所適莫不見
有傳亦无所挽辟如金山自然无作撓

歷空則起入慧不退轉法无所從生阿
惟顏事名之有得亦无所獲辟如日出
衆冥皆索還成平等无所適莫不見
有縛亦无所脫辟如金山自然无作曉
求金者輙如得之不以為難人本清淨
而无垢穢覺了此慧便入道門而无望
身猶空自淨无有淨者於是頌曰
如人久困貧 乞食從衆聖 便自還封責
吾宿積罪冥 便發恭敬意 慈念于衆生
若得為帝王 給施於万姓 則卧於樹下
其影不移彼 使者啓群臣 悉往而奉迎
立之為國王 事佛及衆聖 菩薩亦如是
超越解本淨 德高為巍巍 度脫諸群生
五事不德空 心淨如寶英 救濟五道厄
使除終始冥 如月十五日 星中而獨明
昔有一人欲往見佛知為云何身乘
何像所說何趣阿難遥見前白佛言
此遠來者為是何人佛言阿難未曾有
人其人往前欲得覩佛佛身忽然永不
在坐人自思惟故來覲佛而不見之察念
何謂便自解了世尊法身本无有形用
吾我人而現此身辟如深山人呼嚮應
曰對有聲法身无處何緣欲見這思此
以便還无所從生阿惟顏了无内外普等
若空超入正覺見於是頌曰
昔有人發意 欲見佛世尊 甚尊何等類 說法意云何
阿難問何人 佛言未曾有 尊身忽不現 性之何所奏

若空超入正覺見於是頌曰

若有人發意　欲見佛世尊　甚尊何等類　說法意云何
阿難問何人　佛言未曾有　尊身忽然現　於之何所奏
便自覺見慧　佛身无所避　空體慧往道　示現无不同
道法如嚮應　等心无想辯　解義者斯著　如發真不寢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四十二丈　相

發意菩薩欲求一切觀四大身因緣合
成若如幻化譬如賈貫物則非我所有亦
非他人猶如合材機關木人因對動搖
愚者覩之謂為是人慧明察之合木无
人一切三界皆虛如是色痛想行識
十二因本无有往反若水中影无有
形名如是行者超入法城於是頌曰

初發意菩薩　解四大本空　覩生死泥洹　一切觀皆同
譬如借他物　當還所取使　不計吾我人　除去諸曚曚
不見心意識　道明越海江　三界如幻化　菩薩受諷誦
五道猶野馬　衆惡塞禍種　勸化諸未解　法身不轉動

或有慧人自然發意如來之行不因
言說而至正覺見如日大光一時普遍解
空義者无道俗觀等如虛空永不可
名譬如曠野汙泥之中无有下種自然
有生青蓮芙蓉衡華菩薩如是在恩
愛中三界之難忽然慧解不見生死不
住泥洹教化一切令至大安於是頌曰

於是發意為菩薩　分別深義解本末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四十三丈　相

以入道法无所乏　智慧具足神通達

於是發意爲菩薩　分別深義解本末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以入道法无所乏　智慧具足神通達
猶如蓮花生汙泥　發如來意成菩薩
開化一切衆生類　等住法門爲正覺
花生泥中淸淨好　四種之色喻四等
超越次第冋惟顔　勇猛力伏首楞嚴

觸㝵以空爲地不畏虛空菩薩如是
菩薩修道辟如飛鳥飛行空中无所
發意之頃便入道慧善權方便不以
爲之心等如空无所住止不難生死不
樂泥洹俱不增减辟如五種綵色各
異皆曰草木草木根生悉曰從地地
下有水水下有風風曰空立如是計本
所至菩薩如是解三界空喻之如風
悉无所有若如浮雲忽有氣來況无
无所住止計有吾我便有三處不見
有我安計有彼不明无冥无淨不淨
便入本无亦无出入辟如昔者有一小
虫心懷金剛住於海邊閻浮大樹高四
千里樹則震動不能自安樹神問之卿
何以故震動不安樹報之曰虫住我上
所以不安神又問曰金翅大鳥立於仁上
何故不動小虫處上而獨戰慄樹報
之曰此虫雖小腹懷金剛吾不能勝是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四十五張　楮

故動搖其小虫者謂發意菩薩也
其大樹者謂三界也樹動不安者謂

何故不動心虫處上而獨戰慄搖動
之曰此虫雖小腹懷金剛吾不能勝是
故動搖其小虫者謂發意菩薩也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第四十丈　樓
其大樹者謂三界也樹動不安者謂
發意菩薩超至深慧逮阿惟顏三千
大千世界為六反震動其金翅鳥住上
不搖謂諸弟子四道雖成无所能感也
於是頌曰
譬如小鳥住大樹　戰慄不安五枝散
菩薩大士亦如是　超行成就動三界
其心堅固如金剛　度脫一切生死患
弟子猶如金翅鳥　處在三處无所感
菩薩解慧入深微妙不從次弟猶如有
人卒立為帝凡夫之士曉了本无心等
如空而无處所至阿惟顏昔者虛空
忽有藥樹葉普覆八嵎上下其氣照下
諸毒草木惡氣悉除長育天下諸有
好人大小悉安地高為平卑者則高天
下太平无有溪谷及與山陵七寶自然
雨墮甘露人民大小莫不以歡吾本有
福以離衆患出入行步无所畏難无有
惡狩盜賊之苦藥樹自然蒙者皆安風
雨時節五穀豐熟面色和悅衣食化
至无有衆惱猶如大樹忽心生空普照天
下若有凡夫在生死中卒解深慧至　第四丈　樗
真本无而无罣导氣照天下者謂彼
菩薩放大光明以成為佛除一切人淫

爾時蔚五穀豐熟面色和悅衣食化
至无有衆惱猶如大樹忽心生空普照天
下若有凡夫在生死中卒解深慧至
真本无而无異導氣照天下者謂彼
菩薩放大光明以成為佛除一切人淫
怒癡垢也長育令安謂使四輩奉行
道義也令高下平者使五道人皆雅平
等慧七寶自然者謂七覺意也雨甘露
者謂講菩薩法也人民安隱五穀豐滋
謂衆始斷還五神通遂至大義阿惟顏
住於是頌曰

如人卒立為國王　菩薩大士亦如是
曉了深慧至无極　得成佛道度十方
猶如虛空生大樹　根株枝葉四分布
照於八隅上下方　地高下平五穀滋
人在生死凡夫身　忽解深法慧流布
令十方人度三塗　等心一切雨甘露

脩行道地經卷第六